

自强不息的足音

胡展奋

全弟有很多好朋友，好朋友中又有好多文章好手，因此，之所以要我作序我想多半是当年我俩一见面就吵架的缘故。

那是上个世纪的故事了。1992年夏天，“萌芽文学奖”颁奖，我因《疯狂的海洛因》获奖，全弟是报道记者，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攀谈中不知怎么会扯到武术上去，我不知道他练过武术，便把中国武术奚落得像跳大神似的，那一刻我看见他的脖子当场膨胀起来，青筋暴绽，一直红到眉毛，接着和我激烈争论起来，我这才知道，他从小练武，练的似乎还是武林中的一流技击“形意拳”（十大形）。然而，全弟平时为人十分谦让，不料我的话正好踩了他的“鸡眼”，难怪他要跳起来。

这么一来，彼此留下深刻印象，日子久了反倒成了朋友。我就此知道，全弟不但文章写得好，原来“硬的方面”也有一

手,只是决不轻露而已。

由此反观他的文章,才觉得有侠气,有豪气。

从他的自传体纪实小说《自行车黄鱼车进行曲》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很多早年生活的轨迹:曾在建筑单位工作过,曾在一所中学做过门卫,跑过外勤,“夜大”毕业,性格内向但又好胜,“要做的事情非做到不可”,决不轻言放弃,自视甚高却又命乖运蹇,就像巴尔扎克小说中常见的闯巴黎的“外省青年”一样,只有靠“不要命的勤奋”才能出人头地。

他是记者,白天要为报社写稿,只有晚上才能挤出时间为自己写作,时间虽是零碎的,作品却是大气的,视野也是开阔的,《上海 SC 总部在波士顿》(荣获 1987 年度萌芽文学奖)、《第四个领域》、《河流的呼唤》、《蒸腾的土地》都是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题材广涉改革开放后的观念大冲撞、城市建设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出租车业的兴衰荣辱等一系列“硬碰硬”的题材,没有风花雪月,没有婆婆妈妈,一派硬派小生的气势。

但他的表述却是很生动的,我在此特别推崇《自行车黄鱼车进行曲》的语言表述风格,严整绵密中时时透出幽默和冷嘲——对自己,对那些骨子里浸润着某种根性的人们,对生活中的善和恶,他的揄扬和鞭挞都那么的纵横自如,痛快淋漓,流畅的现代语言中不时融进化解得很好的旧学因子,你读到妙处几乎不能不发出会心的一笑。

我们至今无法知道他是怎么喜欢上文学的,但我们可以肯定他因为好胜而喜欢体育。武术、乒乓、羽毛球、自行车、象棋……他都会玩得相当投入,因此在他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有很大一块涉及体育题材《精武之子》、《中国少年足球留学巴西之路》、《中国霸王花》、《球迷的故事》等等,我是外行,免开尊口,相信读者见智见仁,自有高论,我所要强调的是,从朱全弟报告文学题材的广阔性来看,报告文学的生存界面实在是太

宽阔了,迄今还未发现它所不能进入的领域,因此和通讯相比,它是大菜,和长篇小说相比,它是小菜。

但小菜有时候味道往往十分好并比正餐还解馋。

2000年1月10日大风楼

目 录

自强不息的足音	胡展奋
河流的呼唤	(3)
第四个领域	(37)
自行车黄鱼车进行曲	(65)
与文明共存	(93)
蒸腾的土地	(121)
中国少年足球队留学巴西之路	(151)
球迷的故事	(178)
中国霸王花	(205)
精武之子	(231)
上海 S·C 总部在波士顿	(273)
墨西哥的“东方天堂”	(295)
中国“名片”沉浮录	(324)
后记	(342)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河流的呼唤

引 子

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泉……

在遥远的童年,我曾匍匐在乡村的田埂之上,那地方,或许是我祖籍地的南汇县祝东村,或许是我外婆家的卢家桥浣沙浜,到如今,养育许多子女的高龄母亲,已经语焉不详,惟恐记忆有误。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畴昔的穷乡僻壤的南汇老家,抑或是当时的毗邻市区的宝山近郊,我都是吮吸着村庄里环绕于宅前屋后的清冽的河浜水长大的。

最难忘是父母的养育之恩。

所以,万物之灵的人类创造了堪称世间杰作的不朽名言: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然而,在水一方,千百年来,她无声无息地灌溉土地,滋养庄稼,功可盖世,泽被无穷,却从来不图回报!

从8岁读书起,我才离开农村,30多岁进报社后,我跑新闻又回到农村。

1996年,深秋时节,车轮在乡村水泥大道上寂静无声地驶过,端坐于车厢侧首放目搜寻着一条条应该潏缓却淤塞不动的河,我心头的诗意荡然不存!

“小河的水清幽幽”,一句歌声唱响了多少年头?“如今都到眼前来”,竟然是浊水污流令人陡生悲凉。

我站在宝山区练祁河的大桥上,触目的是上午的阳光照耀在黑油油的水面反射过来的乌亮。东方有船驶来,马达的功率推不开一圈圈厚黑的涟漪,刚散开去又聚拢来!

陪我看河的是原宝山县第一位注册登记的个体户王平华。这位汉子仅是我一则新闻报道中的人物,结识之后,他又提出“要求”:再写一篇,关于河流的故事。

我答应了。没想到,这个“故事”很长,写到今天,还没有写完……我深深地陷入其中,已经不能自拔了。

上 篇

一、练祁河患上了“肠梗阻”你相信吗?

一条河,挖了10多年,剩下200米左右,再也挖不动了。

天下竟有如此奇事?!

我是刚刚从报社的体育部“流动”到经济部跑农村、兼水利条线的记者。虽然年纪一大把,不好意思,其实还是“初出茅庐”的新手。

“七十学吹打”，我虽年已不惑，我心依然年轻。干记者这一行，获此信息无疑是抓到了一条“活鱼”。

我赶到罗店镇，这是曾有“金罗店”之美称的市郊名镇。现在，仍有一位让我引以为自豪的在罗店医院工作的朋友，他是享誉一方的名中医，因为人品好，学问深，书艺高，很受镇上乡里的爱戴。

我与他，已有 10 多年的交往，不能说“爱乌及屋”，但是“常来常往”我敢说，对罗店，很熟悉。

80 年代初，我刚到罗店，在一位朋友开的“罗店烧鸡”小饭店里作客，当时配以中药料理的烧鸡风味到今唇齿留香，让我回忆不已。这家小店前门就是弹格路的老街，后门则紧傍着练祁河的一条支流，很宽，通船。朋友杀鸡拔毛，很可能是污染河流的“事主”，不知不觉，我已记不清楚了，由此可见，人在无意识时，最容易犯错误。

采访练祁河，我“醒”来了，但被告知：这条支流早已被填掉了，突兀在眼前的已经是一条光秃秃白花花的水泥路。

也许，物换星移，甚至，人们可以用“沧海桑田”这样气势磅礴的褒语来赞美这种创造力。殊不知，河流作为人类生活中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遭到“消灭”，实在是人类的“劣迹”而绝不是什么“伟业”。

为了练祁河，作为宝山区政协委员的王平华曾与 10 多位委员先后在 1995 年 3 月和 1996 年 3 月两次联名提案。此刻，王平华更是不遗余力驱车将我载到现场——

在嘉定曹王化工厂与宝山沪太路交界之间，大约有 100 米左右的陆地阻断了河流。新沪太路往东就是罗店境内，但见 100 多米的地段也未辟通，据说当年就已将两岸居民动迁完毕，可惜现在这一大片开阔地上杂草丛生，足有半人高。

什么叫“半途而废”？到此一游，令人长见识。

练祁河辟通工程,早在1979年就已列入市里规划,及至1984年3月挖到这里,就为上游的王曹化工厂搬迁费用几百万元而搁浅。此后,化工厂南移,又遇到河辟通后工厂的出路问题,如造一座桥,也需要大约几百万元。市水利局曾会同宝山嘉定两地几次协商解决办法,均因资金无法落实而迟迟未能达成协议。

如今,新沪太路已经筑就,曹王化工厂也无需造桥,只要铺一条路连接新沪太路就可以解决进出问题。然而,10多年前,市里规划开河施工,当地乡政府负责组织劳动力,现在,行不通啦!挖河这笔劳务费由谁支付?加上辅助设施费用也不可小觑,据匡算达几百万元之巨。

练祁河长期不通,导致罗店镇境内其他河流水面状况日益恶化,水面严重黑臭。

从罗店镇的普通群众到镇政府和宝山区水利局直到市水利局,无一人不认为:开通练祁河是件大好事。

但是,“来了太阳,走了月亮”,一年又一年,练祁河还是老样子。奈何?我的这位医生朋友住在傍河岸边的一幢老宅里,他是鸡鸣起舞练拳、月上柳梢写字的性情中人,但每每闻到河流的臭味而兴致索然。

河流黑臭散发异味,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世代代傍河筑屋依水生存的农民的正常生活。

罗店镇朱家新村,农民的住房在岸边整齐的排列,村中大道两旁绿树浓荫,照理说,沿岸的房子犹如市区里的街面房子一样“吃香”,后者因为可以开店而具有一定“含金量”,而前者则大量拥有空气中的“负离子”同样令人艳羡。

一位73岁姓陶的老农,生于斯长于斯,坐在家门前的水泥地上晒太阳。说起眼前的一条乌黑发臭的河浜,气不打一处来,过去河水清亮,浜里有鱼,可以游泳,现在化工厂里排出

来的污水流到河里，水黑臭了，鱼死光了，一到夏天，整条河浜成为蚊子生殖繁衍的“温床”，住在旁边都不敢开门窗。我沿着河边走，最后伫立桥上，但河面被厚厚一层墨赤乌黑的油污罩个严严实实，一艘小船奋力划来，犹如“破冰船”一样掀开“黑色地毯”。

我的耳旁又响起老农刚才说的话：“用这样黑的河浜水去浇田里的稻子，再吃进人的肚子去就是慢性中毒……”

这究竟是怎么啦？没有一点文化的老农都知道的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整个文明社会竟然会视而不见？或者是无暇顾及！

小船慢悠悠显然很吃力地从桥孔下钻过去。此时此刻，忽然发思古之幽情，我也生出“载不动，许多愁”的感慨来。

练祁河是罗店境内的一条大河，它西起于嘉定，东流至宝钢，可惜，在嘉定与宝山交界处的200米左右这一段成了断头浜。俗话说，流水不腐；常言道：死水一潭，八字寻常可谓道尽自然之奥妙。

走笔至此，意犹未尽，不妨借古人之诗句再进一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活水源头来！”

缘此，笔者斗胆要问：地方父母官，包括水利主管部门，难道不晓此理？为何无动于衷？

我关于练祁河的现场报道，不料赫然刊登于报上头版头条。此后，我怀着为罗店人民做一件好事的初衷走访和去电有关部门。因为“肠梗阻”一段症结在宝山区，我去电宝山区水利局长，被告知：这条河是市级河道，开挖时都由市局投资，剩下200多米，拖了十几年，费用也涨价到如今的几千万元，叫宝山一个水利局怎么拿得出这笔巨款来。

此话有理。

于是，我又到市水利局。一位主管负责人解释说：现在是

二级政府三级管理,过去靠在政府身上的老观念应该更新了。

听听,也有道理。

看来,最没道理的倒是笔者了。我不甘心,试图找市水利局主管河道的副局长,手机的号码也抄到了,但是结果还是老样子。倒是一位市水利局的老朋友规劝我:这种事情,你最好不要去管它了。领导曾经问他,写这篇报道算啥意思?

别了!练祁河。

二、吉浦河现场踏勘记

1997年4月底。一天上午,我在报社里接到了一位陌生人的来信。这是常有的事,我们的职业谓之曰:社会反响。

果然,又是一封反映河流污染情况的读者来信。最后署名为“一个高龄老人、共产党员。”

尊老是社会的风尚,共产党员更是一种信誉。

沉吟片刻,我拿起桌上的电话,同来信人郑鹏飞老先生通话。那一端传来了非常儒雅但不失热情的声音。这是我感到十分愉悦的事情。

于是,我和他约定下午1点见面。结果,我把一家企业发来的那天下午2点在花园饭店举行新闻发布会的请柬攥在了桌子上,揣着那封来信,坐出租车赶到逸仙路。

嘿!我在前排座位上付钱的时候,就看见路口一位两鬓苍白的老者走来。此时此刻,老共产党员像“地下党”一样与我接上头,然后,我俩并肩走去。

逸仙路是一条东西方向的交通主干道,驶往吴淞的大动脉。路宽敞,车辆川流不息,繁忙时都不给过路人留一点穿越的空隙。

逸仙路391弄,并不在逸仙路上,而是在一条朝南方向的

无名马路上,位于宝山区高境镇贺王地区。

照理,我站在桥头应该看见从东西方向蜿蜒而来的潺缓的吉浦河。可是,它静止了,载不动身上的重负。河面上,到处漂浮着箩筐、白色泡沫饭盒、易拉罐、马夹袋等,各种生活垃圾像“万花筒”无奇不有,简直令人作呕!只见厚厚地一层又一层污秽压在吉浦河上,更有甚者在桥堍旁竟有一个土包延伸至河边状如“码头”,想必是向河中倾倒垃圾的人多了,时间久了才形成这一“奇观”的。

糟蹋河流,竟至于斯!是可忍,孰不可忍?!河流是人类的生命线。也许这样说有点抽象。然而,她为人民生活承担着防汛排涝的重任,与我们有着不可须臾分离的关系。

如此恶劣的场景,还仅仅是开头。越往里走,情况越糟。

在桥北侧,一条沿岸 200 多米的小路上,是“贺王地区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外来人员在傍河搭建的简易棚舍里,既设摊又住宿,一年四季,他们将笋壳、蚕豆壳、茭白壳、烂菜皮等杂物,甚至把鸡鸭、鱼肚肠都往河里抛。

这些没有教养又缺乏管理的人,把吉浦河当作“无盖的垃圾箱”了。

我和老郑边看边谈,不知不觉之中,走到属于逸仙路 391 弄的 1 支弄的一座小桥上。河底已经严重淤浅,窄小的河道之水几乎接近地面。一位当地原是农民现是居民的 50 多岁的汉子说:这条河六七十年代还有小船划过来。如今天下大雨污水就漫溢出来,一直流进旁边居民的底层工房里……

吉浦河弯弯曲曲通往殷高路方向,举目远眺,河道中竟有好几处从陆地上延伸至河里的违章建筑。特别是其中有间房子一半搭在河里,几乎使河为之断流。记者也算见过崇明、南汇等围海造地的壮举,但是在市区里看到“占河造地”的奇观堪称是“开眼界”了。

据此，我不禁发出这样的疑问：政府哪里去了？

吉浦河，羸弱不堪，瘦小得像一个没有发育出来的孩子，一点没有反抗能力却遭受着人们的欺凌。

终于，有一个老人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去找镇政府，写信给区政府，希望还吉浦河原来的面貌。他将我引为“同志”，我也义不容辞地跟在他身后，往回走继续去看吉浦河往三门路桥这一段。

沿河大约 500 多米的一条小道上，岸边竟有五六个无盖的粪缸，这大概可以推测为农村向城市转变的遗留物吧。更骇人的是，硕大的老鼠攒派头似地大模大样地在垃圾堆里溜达或散步，我们走过，它们也不避让，大白天也敢于和人套近乎，真让我和老郑感到吃不消。

我们只得匆匆离开。

在接近三门路桥时，地上已然是一片垃圾区，我劝老郑留在原地，脚下的皮鞋无奈而只得落在了粘乎乎的污秽之上，立于桥时，再回头看，竟怀疑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可敬的是老郑，他也不顾年迈越过滑溜溜的垃圾堆来到我身旁。河里有瓦楞板、大石块等，建筑和生活垃圾都有。桥旁就是一个露天垃圾场，脏物一直飘落进河浜。对面有一间卖水果的临时房子，尾端竟坐落在河之上的垃圾山，三分之一的墙体可见裂痕处处。

后经证实，吉浦河是市区主要排水河道。由此看来，三门路桥虽是宝山、虹口、杨浦三区交界处，也应该管。无论从防汛还是从卫生的角度看，吉浦河都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了。

但是，高境镇主管部门一位负责人却在电话中叹苦经说：这条河浜的卫生状况，他们不是不知道，曾经想过干脆填埋掉埋地下管子的办法，由于上面不批拖到今天……

这又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对于河浜,难道就只有一个填的办法再无其他措施了?

河浜,填一条少一条,上海的河浜比起过去已是少得可怜再也不能让人为的因素使之消失。

郑鹏飞,这位上海外贸学院 72 岁高龄的退休干部,不仅写信反映情况,而且借新闻报道后的东风,与当地里委干部和群众一起动手,打捞河中杂物,为改变吉浦河的面目贡献力量。

中 篇

一、看市区河道蒙难记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可以说,从农村到市区,物质发展的飞跃凝聚出一个高度完美的生存空间。

在这里,人们用智慧设计她的形象,用体力创造她的状态,城市被规划反过来又让人们充分享受她的恩泽与馈赠。

也许,上海有 100 万人大动迁,就可以看作是城市环境的重新建构,居民生活的再次选择。

可是,也有让人不明白的地方:为什么市区的河流却那么齷齪?

被人们忽视的,常常是重要的。

市区河道,具有蓄洪排涝的重要功能,是城市居民生活中的“卫士”。反之,它就会祸害人民。

1997 年 11 号台风,杨浦区兰州河赵家桥附近的防汛墙蓦然倒塌,除了这一段防汛墙年久失修之外,与河道淤浅也不无关系。

我们常常看到“河床”一词，其释义是河的底部。

由于历史的原因，上海市区的许多河道都是紧邻房子，而周边居民又没有保护河道意识，他们随手把垃圾抛向河中，比楼上居民向楼下居民的天井扔东西更为寻常。前年，周家嘴路拓宽，沿线动迁居民竟将旧沙发、旧桌子整只整只地往河里抛。试想，河里装满了东西，河床不就抬高了吗？河浜的蓄积是有限的，装了许多杂物势必就会减少“装水”的容量。当台风、暴雨、大潮汛来临时，河道之水就会泛滥而出，一堵墙有时就奈何不得它了。更何况，年久失修的一堵老墙了。

1997年夏季，在虹口港沙泾路处，我曾骑车沿河驶去。河里水黑如墨，各种垃圾花花绿绿仿佛“点缀其间”。原来，沿岸的外来人员在这里装载垃圾，这条河简直成了垃圾“大运河”，并且“大河有水小河满”，河面上溢出了垃圾剩余物。

这里，我很熟悉。1973年底至1980年初，我是一名建筑工人，隶属于梧州路上市建二公司。有7年时间，我常来此地，印象中，这条河还可以，远不似现在这幅黑色面目如此狰狞可怕。裸露的阳光下，我一脚撑地伫立在马路上，探首向这条河里俯视……

一位老者朝我走来，似乎有点好奇：大白天还有人关注这条河。

果然，我与老者一交谈，他就像被撩拨过的柴堆，顷刻间就“火花”乱爆：住在这里，真的要命，蚊子苍蝇乱飞，大热天根本无法开窗。

不幸的是，在1997年11号台风中，虹口港也一度吃紧，这条河“吃”不下天上水中呼啸而来澎湃之水，转而将肚中之水“喷”向大地人间，沿岸居民叫苦不迭……

这是大自然的报复。

当然，如果我们聪明也可以将此看作是向人类发出的“炸

弹”预警信号。

上文所述兰州河是俗称，雅名为杨树浦港，从走马塘到虬江流入黄浦江，这是杨浦区防汛排涝的一条大动脉。

1995年，杨浦区与市水利局共同出资1400万元对它进行“紧急疏浚”，使其基本畅通，恢复了“流水线”的动感。可是，它的面貌尚未更新，河水黑臭依旧，“吃相”实在难看。假如有人说这是一条刚花过巨资整治过的河流，相信不是内行人肯定都会大惑不解。

因为，水是一种特殊液体。就像烧水不到80℃你不能说这是开水一样，治水不到相当的程度你根本看不出它与原来的状态有什么两样。

缘此，1996年市人代会上，一位居住在杨树浦港旁边的人民代表对主管杨树浦港的部门进行严肃批评：河浜一塌糊涂，牛皮乱吹。他甚至对这条河究竟有没有进行过疏浚都感到怀疑。

这下好，可了不得！一个代表发言，整个会场炸了窝。尤其是来自水利部门的人大代表可慌了神。光天化日之下吹“牛皮”，那疏浚这1400万元巨额投资哪里去了？

不枪毙几个人才怪呢？

听到这一消息，杨浦区河道管理所赶紧把杨树浦港疏浚前后的录像带子送去。待代表们观看了录像带后，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未疏浚前的杨树浦港狭长偏促，肮脏不堪，他们才打消了原来的问号。

幸好，当代科技发展到有“录像”让历史复原，然而，这事倘若发生在五六十年代的话，我敢断定当事人跳进黄浦江也洗不清！

缘何？这是一条经过治理仍然非常龌龊的河。